

译本序

福楼拜写《情感教育》已在第二帝国最后阶段。书在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不到一年，虚有其表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就向蕞尔小国普鲁士宣战了。一八七〇年九月一日，他在色当向普鲁士投降，法国大乱了。没有人想到《情感教育》。小说写的是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写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四日为止，也就是到第二帝国开始出现为止。在今天要找一部反映这一时期的动乱情况的小说，也就只有这么一部《情感教育》。这是唯一可以为马克思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做出的具体说明。

这部小说的运气很不好。它赶上了普法之战。它的主人公是一被动性人物，在所有虚构的青年之中，他似乎令人最不感兴趣。他本人无光无色，唯一的成就是对付完了法学士考试。然而他有一颗心，他知道廉耻，他知道精神恋爱，尽管他活在四个不同类型的情妇世界，只有一个他最爱。从小说开始，到小说结束，他最多也就是和这位太太在相爱中亲过一次长吻而已。然而他却活在二月革命这样一个大时代，作者为他选择了一个他配不上的大动乱时代。时代压倒了他。读这部小说，我们不免心想：这么一个小可怜虫，搅和在这大时代里，有什么好看的、好说的！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因人而异和因事而异的消极性人物，在这两三年的大变革中，才有可能让我们看到上层社会各方面的真正嘴脸与丑恶行径。这些都是作者所熟悉的。而他不熟悉的，他就用另外的笔墨掩盖了。他知道自己的长

处和短处。长处是暴露资产阶级的原形，达到了毫发毕肖，淋漓尽致的地步。短处是他不熟悉另外一群人，这群人是他受生活限制而无法接触到的。

他写国民军，这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他写他们抢劫杜伊勒里宫和这个青年被朋友推到智慧俱乐部去竞选而出丑的戏剧。国民军得意非凡，看看阿尔鲁、罗克、余扫乃……这些人扬扬自得的姿态！工人上当了，诗人拉马丁当权了，红旗变成三色旗。最后，拉马丁也丢脸了，换上了军人，而在静静中，一个过去的，庞大的人影在私底下活动着：拿破仑和他的后裔拿破仑三世靠不作声的农民登上了政治舞台。

马克思在他的文章中告诉我们说：“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是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党派的反映。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的妥协，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代表着共和主义小资产阶级，代表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是《国民报》方面的人物，代表王朝反对派的是克莱米约、杜邦·德·累尔等。工人阶级只有两个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最后，拉马丁在临时政府中本来是代表任何现实利益，不代表任何一定阶级的，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总起义及其幻想、诗意、臆想的内容和词句。可是，这个代表二月革命的人物，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①

《情感教育》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全部活动，但是它回避了工人，回避了农民，回避了被血腥镇压的六月革命。福楼拜把现代小说家当作科学家看待，他不能歪曲，他宁可回避。他不回避的是资产阶级整体，从小资产阶级流氓、无赖、娼妓、小知识分子、小商人，直到大资产阶级的企业家、少爷、夫人，他一五一十全告诉我们：事实俱在，他无所用其歪曲，然而，对比之下，却都令人厌烦、腻味、憎恶！

六月起义的场面不见了，我们看到的是高等娼妓罗莎乃特和她抓到手的情人福赖代芮克，到枫丹白露的蜜月旅游。文章忽然变得细腻了。绿色风景掩盖了巴黎的红色血流。然而最后福赖代芮克把他的情妇甩掉了，因

^① 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苑**卷，人民出版社**贰零零**年版，第**贰零**页。

为他听到小说中唯一的好人，一个店伙计还是私生子的杜萨笛耶在巷战中受了伤，他要不顾生死去看他。杜萨笛耶这个小资产者站错了队，站在共和国方面，他衷心拥护共和国，参预镇压六月起义，在巷战中自己也受了伤。识时务者为俊杰，他是一个不识时务的年轻小伙子。小说对他称赞道：

“杜萨笛耶同样醉心共和国，因为它(他以为)意味着解放和普遍的幸福。有一天，——十五岁的时候，——在特朗斯诺南街，当着一家杂货铺，他看见有些兵，血淋淋的刺刀，枪柄胶着头发；从那时候起，政府好像不公道的化身，招他怨恨。他有点儿把凶手和宪兵看成一个东西；就他看来，一个侦探等于一个弑父的贼子。地上一切罪恶，他全天真烂漫地归罪于当道；他以一种必然的永久的恨，痛恨当道，这种恨占有他全部的心，敏化他的感受。赛耐喀的大话炫惑他。无论他有罪没有，他的图谋是否可恶，都没有关系！只要他是当道的牺牲者，就应当帮他。”(中卷，第四章)

这种称赞暴露了作者自以为公正的偏倚。赛耐喀被捕了，罪名是政治暗杀，后来由于没有实证，恢复了自由。杜萨笛耶在放他之前表示气忿，痛苦得不得了，他把过失全部归罪到七月政府方面。福楼拜讨厌极了这位严肃到了极点的赛耐喀。他的文字不免流露出来这种心情。后来放出来了，杜萨笛耶请了几个朋友到他家里喝五味酒庆贺：杜萨笛耶有一个书架，“上面放着《拉尚保笛寓言》、《巴黎的秘密》、劳尔万的《拿破仑史》，——在床头中央，镶着一个红木框，贝朗瑞的面孔在微笑！”(中卷，第六章)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作者的偏见：他把他憎恨的诗人贝朗瑞放在床头红木框里！但是他写一个共和党、一个真正的共和党，一个共和党的义务党员。就是说：自愿为共和国献身的共和主义者。谁在这个时代，能不崇拜诗人贝朗瑞呢？在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肯这样献身的到底是不多的。杜萨笛耶看见人人变节，他恨自己道：“他也许应该加入另一方面，和工人在一起，因为，说到临了，人家答应了他们一堆东西，没有兑现。”(下卷，第一章)

工人灰心了。到第二帝国建立的关键时刻，福赖代芮克(一个没事人)问一个工人道：

“——怎么，不打吗？”

穿工人衣服的答他道：

——为先生老爷们死，我们还不那样蠢！他们自个儿安排拉倒！

一位先生望着关厢的工人，唧啛道：

——全是流氓，社会主义者！这一次能够把他们收拾干净才好！”（下卷，第五章）

只有杜萨笛耶这个实心眼儿人，在街头群众队伍里：

“他的高大的身材，远远就看得出来，和古希腊石像柱一样，一动不动。

一个领头的警察，三角帽子遮住眼睛，用剑威胁他。

于是，另一位，往前走一步，开始喊着：

——共和国万岁！

他仰天倒下去，胳膊交成十字。

群众起了一片恐怖的噪叫。警察拿眼睛在他身上打量了一匝；福赖代芮克张着口，认出是赛耐喀。”

这就是他——杜萨笛耶热爱的好朋友，为他出狱而邀朋友喝五味酒所受的报应！杜萨笛耶被他长期钦佩，而今被成为警官的赛耐喀一剑砍死！福赖代芮克觉得人生完全失去了意义。他离开了这个把自己出卖给帝国的特务。于是下一章以最精练的文笔写他的行踪道：

“他旅行。

在商船上的忧郁，帐下寒冷的醒寤，对名胜古迹的陶醉，恩爱中断后的辛辣，他全尝到了。

他回来。

他出入社会，又有了别的爱情。”

人总要活着嘛，怎么能不“又有了别的爱情”呐。

这几行引起了读者的特别欣赏。这里概括了多少东西！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普鲁斯特一位现代小说家，却提出异议，认为这几行文字的好处在于

空白：在没有说出来的那些话里。我们不想卷入这场争论，我们只指出一点来就行了，其实空白与否，全是一回事。

只是这特别夺目而已。你看，福楼拜怎么样给大投机家党布罗斯盖棺定论吧：

“完了，这充满动荡的存在！他多少次走进公事房，排列数目字，筹划商业，听取报告！多少谎骗、微笑、巴结！因为他欢迎过拿破仑、哥萨克骑兵、路易十八、一八三〇年、工人、一切制度，如此爱慕权势，他花钱出卖自己。”（下卷，第四章）

难道有谁不同意福楼拜对这位上层人物做出的这个结论吗？在党布罗斯的老朋友当中，哪一个贵人不是这样过来的？“大多数在场的男子至少侍奉过四个政府；为了保全他们的财产，给自己解除艰难、困苦，或者甚至仅仅由于卑鄙、权力之本能的膜拜，他们宁可出卖法兰西或者人类。”（中卷，第四章）至少，我们看到这里成堆的好朋友出卖好朋友的事：金钱才是他们行动的准则。只有一个人，是个例外，然而这个店伙计也让铁面无“私”的赛耐喀给送了命。

这样一部小说，福楼拜对他的不成功总是念兹在兹。他寻找他艺术上失败的原因。他一时以为他缺一个尖尖头，他一时相信乔治·桑说的年轻人在这里寻不到安慰。这个情感教育未免太高贵！这个社会变动未免太无情！这个青年主人公太无出息！然而乔治·桑有一句话却说对了：“大家继续在贬你的书。这不妨碍它是一本既美又好的书。公道将随后完成，公道永远是公道。这显然还不是它出现的时辰，或者不如说，出世太早……”（一八七〇年一月九日与福楼拜书，引自《乔治·桑与居斯塔夫·福楼拜的通信集》）不久，她的预言就实现了。在他去世的那一年，邦维尔首先指出它的重要意义道：

“……然而他走得还要远，在《情感教育》里，他必须先期指出未来的存在：我的意思是说，没有小说化的小说，和城市本身一样地忧郁、迷漠、神秘，而且和城市一样以可怖的结尾为满足，唯其结尾并非物质上的戏剧。”（引自他的《杂论集》）

它把现代小说带到一个没有戏剧的社会方面，现代小说的方向。古尔孟极端崇拜这部小说，把它说成是“法国语言最美的小说”（引自他的《风格问题》，第二节）。最反对福楼拜的莫过于都德的儿子赖翁·都德，然而他却认为《情感教育》是十九世纪一部美丽而又影响文坛的小说。（引自他的《愚蠢的十九世纪》）舆论开始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译本被收入《万有文库》和《包法利夫人》并列。大家开始公认它以最有力的具体的典型形象证实马克思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而且这是唯一的一本伟大小说，写出这个资产阶级的各阶层，在这一动荡年月所完成的奇迹：原形毕现！这里只有一个可怜人值得同情，然而他是一个私生子，一个无父无母的苦孩子，一个店伙计，被他所尊重的人害死！

李健吾

一九八〇年四月

党布罗斯夫人在她的内室，坐在她的侄女和约翰小姐中间，听罗克先生叙说他作战的疲倦。

她咬着自己的嘴唇，好像难受的样子。

——噢！没有什么！一会儿就过去的！

然后，带着一种和悦的神情，道：

——我们回头约了您的一位熟识用饭，毛漏先生。

路易丝颤索着。

——此外也就是几位熟朋友，里面有一位是阿勒福赖德·德·西伊。

她赞扬他的仪态，他的面貌，特别是他的品行。

党布罗斯夫人的话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虚伪；子爵梦想联姻。他把这话告诉马地龙，说他相信赛西娜小姐喜欢他，她的长辈会接受的。

他冒险说出他的心事，是因为他必须打听明白嫁妆。实际，马地龙疑心赛西娜是党布罗斯先生的私生女；要是冒险求婚的话，自己也许失之过分。这种大胆的行径具有危险；所以马地龙的作法，截到现在，始终不曾连累自己；再说，他不知道怎么样摔脱这位婶子。西伊的话使他下了决心；他过去探听银行家的口气，后者看不出什么不方便，预先告诉党布罗斯夫人知道。

西伊出现了。她站起来，道：

——你忘掉我们了……赛西娜，~~你忘掉我们了~~！

就在同时，福赖代芮克进来。

罗克老爹喊道：

——啊！到底！我到底找到你啦！这星期，我跟路易丝到你那边去了三次！

福赖代芮克有意回避他们。他说他这些天全在护理一个受伤的同志。而且，很久以来，一堆事纠缠住他；他搜索一些借口。幸而客人来了：先是保罗·德·格赖孟维勒，在跳舞会邂逅的外交官；接着是福米升，那位实业家，有一晚晌，他的保守党的热衷引起他的厌恶；随着他们的，是老孟特伊·朗杜阿公爵夫人。

但是前厅起了两个声音。

一个说：

——我相信一定是。

另一个回答道：

——亲爱的美丽的夫人！亲爱的美丽的夫人！求你了，别张惶！

这是德·劳郎古尔先生，一个老花花公子，样子像冷霜制成的木乃伊，和德·拉尔西卢洼夫人，路易·菲力普的一位县长太太。她非常恐慌，因为就在方才，她听见一架风琴奏出波兰舞曲，叛党的一个暗号。许多资产者同样胡思乱想；他们相信坟地有人就要焚毁圣·日耳曼厢；地窖发出奇怪的响声；靠窗户过往一些可疑的东西。

人人竭力叫德·拉尔西卢洼夫人放心，治安恢复了。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卡芬雅克救了我们！”仿佛反叛的恐怖还不够多，他们往过分里说。社会主义者方面有两万三千囚犯，——不会再少了！

他们简直相信食物下了毒，志愿兵夹在两块板中间锯掉，好些旗帜的标语要求抢劫，放火。

前任县长太太加话道：

——还有更坏的事呐！

党布罗斯夫人觉得有伤廉耻，拿眼睛瞥了一下三位年轻姑娘，暗示道：

——啊！亲爱的！

党布罗斯先生和马地龙走出他的书房。她转过头，回答向前走来的白

① 另译“握手”是英文，握手的意思。

勒南的敬礼。带着一种不安的神情，画家打量墙壁。银行家把他揪到一旁，让他明白他目前不得不暂时收起他的革命画。

白勒南在智慧俱乐部的失败改变了他的见解，所以他说：

——那还用说！

党布罗斯先生极有礼貌地说他会请他画些别的画的。

——可是，对不起！……——啊！亲爱的朋友！多么幸福！

阿尔鲁和阿尔鲁夫人来在福赖代芮克面前。

他感到头晕眼花。罗莎乃特赞美兵士，整整烦了他一下午；看到阿尔鲁夫人，他旧情醒了。

听差进来向太太宣称，饭预备好了。她用眼睛吩咐子爵拿起赛西娜的胳膊，低声向马地龙道：“坏东西！”大家走进饭厅。

在一棵菠萝蜜的绿叶底下，在台布的中央，展开一条鳊鱼，嘴脸伸向一盘四分之一的麈，尾巴触着一丛龙虾。老萨克司的瓷篮里面，和金字塔一样，高高堆着无花果，巨大的樱桃，梨和葡萄（巴黎培养的鲜货）；一簇一簇的花和明亮的银器混淆在一起；白丝帘当窗垂下，给屋子添上一片柔光；两座盛着冰屑的泉眼使屋子弄清凉了；穿短裤的听差伺应着。经过几天动荡不安日子，这一切仿佛恰到好处。从前唯恐丢掉的东西，现在又回来享受；劳朗古尔道出了大家的心情：

——啊！希望共和党先生们允许我们吃饭！

罗克老爹卖弄聪明道：

——别瞧他们讲究博爱！

这两位贵宾坐在党布罗斯夫人的左右两侧，对面是她的丈夫，一旁是德·拉尔西卢洼夫人，紧邻着外交家，另一旁是老公爵夫人，挨近她的是福米升。接着是画家、瓷器商、路易丝小姐；多谢马地龙要同赛西娜靠近，占了他的座位，福赖代芮克坐到阿尔鲁夫人旁边。

她穿着一件黑色的又轻又薄羊毛呢的袍子，腕子套着一个金圈，发里有什么红东西，像他第一天在她家用饭的模样，头髻盘着一枝马尾藻。他禁不住向她道：

——我们可真很久没有见面了！

她冷冷回道：

——啊！

他往声音里放进一点甜蜜，减轻问话的无礼：

——你有时候也想到我吗？

——我为什么要想？

这句话伤了福赖代芮克。

——你也许对，说到最后。

但是，很快就后悔了，他发誓，说他活着没有一天不受她的记忆蹂躏。

——先生，我完全不相信。

——可是，你知道我爱你！

阿尔鲁夫人不回答。

——你知道我爱你。

她总不言语。

福赖代芮克向自己道：“得了，别瞎打主意了！”

他抬起眼睛，瞥见桌子另一端的罗克小姐。

她以为穿一身绿显得娇媚，可是这反而把她的红头发衬得十分刺目。她腰带的扣子太高了，她的花领缩短她的颈项，不用说，这种缺乏高雅的打扮助成福赖代芮克冰冷的对待。她好奇地老远端详着他，阿尔鲁在她旁边白献殷勤，得不到她三句话，最后，放下讨她欢喜的心思，静静听人谈论。现在大家在谈卢森堡的菠萝蜜果酱。

依照福米升，路易·勃朗在圣·道米尼格街有一座房产，不肯租给工人。

劳郎古尔道：

——我呀，我觉得滑稽的是，赖德律·洛兰在王室的园囿打猎！

西伊添加道：

——他欠一个金银细工两万法郎！人家甚至讲……

党布罗斯夫人拦住他：

——啊！热心谈政治，多没有味儿！一个年轻人，算了吧！你还是关心关心你的邻居好！

接着，那些一本正经的人攻击起报纸来了。

阿尔鲁帮报馆辩护；福赖代芮克也加入了，把报馆说做商业机关，和别的商业机关没有什么两样。报馆的作家大都属于一些蠢蛋，信口开河的东西；他说他清楚他们，用讥讽话驳斥朋友的宽厚情绪。阿尔鲁夫人没有想到这是对她的一种报复。

然而，子爵煞费苦心争取赛西娜小姐。起初，他炫耀艺术家的欣赏力，挑剔小水晶瓶的形式和刀上的雕刻。随后，他谈起他的马厩、他的裁缝和他的衬衫匠；最后，他来到宗教这一章，想法子叫她明白，他履行他所有的责任。

马地龙的作法高明多了。他不断地看着她，以一种单调的方式恭维她的鸟似的面孔，庸俗的金黄头发，太短的手。在这一阵甜情蜜意之下，年轻丑女孩子的心花开了。

人人提高声音，谁也听不见别人的话。罗克先生要“一只铁胳膊”治理法兰西。劳郎古尔甚至以为政治的断头台不应当废止。这些坏蛋全该集体杀掉！

福米升道：

——他们简直是懦夫。我就不曾看见有人在防御物后面卖命作战！

党布罗斯先生转向福赖代芮克道：

——倒说，给我们讲讲杜萨笛耶！

这位好伙计如今成了一位英雄，犹如萨莱斯、约翰孙兄弟、百基耶女人，等等。^①

福赖代芮克不等人求，说起朋友的故事；他自己因而添了一道圆光。

大家自然而然谈起种种不同的勇敢行为。依照外交家，冒死并不困难，看看决斗的人就知道了。

马地龙道：

——这事可以向子爵请教的。

子爵的脸变得十分红。

客人看着他；路易丝比别人还纳闷，呢喃道：

——什么事？

阿尔鲁低声道：

——他在福赖代芮克面前裁过斤斗。

劳郎古尔立即问道：

——你晓得吗，小姐？

他把她的回答告诉党布罗斯夫人；她斜出一点身子，开始看着福赖代芮克。

^① 萨莱斯、约翰逊兄弟、百基耶女人，全是当时内战的英雄，常为演辞民歌所颂扬。

马地龙用不着赛西娜问他。告诉她，这件事关系着一个坏女人。年轻的女孩子稍稍往座椅里缩了缩，像是为了逃避和这荒唐鬼接触。

谈话重新开始。波尔多的名酒转着，大家兴致上来；白勒南怨恨革命，因为西班牙美术馆确实无望了。以画家的资格而言，这最使他难受。听见这话，罗克先生问道：

——你不就是一张极其有名的画的作者吗？

——也许是！哪一张？

——画的是一位夫人，穿着一身……家伙！……有点儿……随便，拿着一个皮包，后面有一只孔雀。

这回是福赖代芮克涨紫了脸。白勒南装做没有听见。

——这一定是你画的！因为你的名字写在下边，框子上面有一行字，证明这是毛漏先生的东西。

有一天，罗克老爹和女儿在他家里等他，看到女元帅的画像。这位乡下佬简直把这当做“一张哥特画”。

白勒南粗暴地道：

——不对！这是一个女人的画像。

马地龙添话道：

——一个好好儿活着的女人！不对吗，西伊？

——哎！我不清楚。

——我以为你认识她。不过，你既然为这难受，千万原谅！

西伊低下眼睛，他的杌隍证明他和这张画像有关，他扮了一个可怜的角色。至于福赖代芮克，模特儿自然是他的情妇。在座的人立即起了这种猜测，面孔表示得明白清楚。

阿尔鲁夫人向自己道：“他多会撒谎！”

路易丝思索道：“那么是为了她，他撤下我的！”

福赖代芮克心想这两个故事会毁坏他的；到了花园，他责备马地龙不该说给大家知道。

赛西娜的爱人冲着他的鼻子笑了起来。

——哎！才不然呐！这会帮你忙的！向前去吧！

他这是什么意思？再说，为什么来一下这种和他习惯相反的好意？他没有解释，走向靠里妇女坐着的地方。男人全站着，白勒南在他们当中发表他的意见。对于艺术最相宜的，是一个开明的君主专制。他厌恶现代，

“单就国民军来看就够了”，他思恋中古世纪，路易十四；罗克先生恭维他的见解，甚至承认他对艺术家的一切偏见全因而消灭了。但是，差不多立刻他就被福米升的声音引去了。阿尔鲁用力证明这里有两种社会主义，一种好的和一种坏的。实业家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听到产业这个字，他就冒火。

——这是大自然定好的一种法则！孩子们要有玩具；一切民族，一切走兽和我的见解一样；就是狮子，要是能够说话，也会自称东家的！所以，我呐，先生们，我用一万五千法郎的资本起家！整整三十年，你们晓得，我照例早晨四点钟起床！我费了五百小鬼的气力去成家立业！可是，有人要来对我讲，我不是自己产业的主子，我的钱不是我的钱，总之，产业是偷窃！

——不过，蒲鲁东……

——好了，别提你的蒲鲁东吧！他要是在这儿的话，我相信我会掐死他的！

他会掐死他的。特别是喝过了酒，福米升失了本性；他的中风的脸像一颗榴弹要炸。

余扫乃轻手轻脚从草地走来道：

——好呀，阿尔鲁。

他给党布罗斯先生送来一本题做《水蛇》的小册子的第一页；浪子维护一个反动的俱乐部的利益，银行家就这样把他介绍给他的客人。

余扫乃引逗他们开心，起初硬说，油商雇了三百九十二个野孩子，每天黄昏叫喊：“油灯！”随后，嘲弄八九年的原则、黑奴解放、左翼演说家；他甚至表演了一下“防御物上的浦吕道穆”，也许因为这些资产者有好饭吃，让他起了一种天真烂漫的妒嫉心。^①他的谐趣不大招惹他们欢喜。他们的面孔拉长了。

而且，这不是取笑的时辰；劳朗古尔一边这样说，一边提起阿福尔大主教和布赖阿将军的死难。他们的死难总在大家的口头；而且，因之有所

^① 浦吕道穆是毛尼耶（一八〇五年——一八七七年）创造的著名的典型。他是资产者的活化身，庸俗无识，自足自豪，嘴上挂着些响亮的词藻，不合逻辑，缺乏意义。一八三〇年，毛尼耶开始描画他的人物，大量产生于路易·菲力普时代。开头为一雇员，工于书法，最后付以资产阶级特征，于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奥带翁上演他的杰作五幕喜剧，《浦吕道穆先生盛衰记》。一八五七年，他的《浦吕道穆日记》问世。余扫乃当着资产者表演资产者的形象，当然“他们的面孔拉长了”。

发挥。罗克先生以为大主教的死难是“世上顶高贵的事了”；福米升把光荣给了军人；他们没有哀悼这两场屠杀，一心在讨论那场伤害应当激起最强烈的忿怒。接着是第二个比较，拉莫里西埃和卡芬雅克。党布罗斯先生颂扬卡芬雅克，劳朗古尔颂扬拉莫里西埃。^①除去阿尔鲁，这群人中间没有一位看见过他们办事。然而，谈到他们的工作，大家的批评并不因而少所坚定。福赖代芮克拒绝发表意见，说他没有拿枪作战。外交家和党布罗斯先生对他点头赞许。总之，曾经和暴动作战，就是曾经保护过共和国。结局虽说良好，共和国得以趋于稳定。现在，扫除了战败者，他们希望扫除胜利者。

才一走进花园，党布罗斯夫人便把西伊邀在一边，责备他笨拙；看见马地龙，她打开发他，然后问她未来的侄婿所以取笑子爵的原因。

——没有取笑。

——这一切好像统统为了毛漏先生的光荣！是什么目的呢？

——没有什么目的。福赖代芮克是一个可爱的孩子。我很喜欢他。

——我也喜欢他！请他过来！你去找他来！

经过两三句泛泛的应酬，她开始轻轻贬抑她的客人，把他放在他们之上。他也没有错过机会，稍稍讥笑一下别的妇女，这是一种恭维她的聪明办法。但是，她不时离开他，这是她见客的夜晚，好些贵妇来了；随后，她回到自己的位子，座椅的安排，事出偶然，恰好让人听不见他们说话。

她的谈吐欣快、严肃、忧郁而合理。她不大关心日常的生活；人世别有一种情绪，不像那样飘忽。她埋怨诗人歪拗真理，然后她举起眼睛望着天，问他一颗星星的名字。

树木中间放着两三个中国灯笼；风吹动它们，有色的光线在她的白袍上颤索。她和平常一样，坐在她的靠椅。微微向后一仰，前面摆着一个椅子；人瞥见一只青缎鞋的尖端；党布罗斯夫人不时高声说出一句话，有时甚至发出一声大笑。

这些娇媚的姿态没有影响马地龙，他一心一意只在赛西娜身上；然

① 拉莫里西埃（一八〇六年——一八六五年）和卡芬雅克一样，曾经在阿尔及利亚立有战功，一八四八年回到巴黎，六月事变发生，伙同卡芬雅克血腥镇压工人。

叛乱剿平之后，卡芬雅克向国会交卸职权，国会宣布他有功祖国，推他为国务会议主席。他选拉莫里西埃任陆军部部长。他担负了六个月的内阁责任，直到十二月二十日，同路易·拿破仑竞选总统，失败下野。

而，引起那和阿尔鲁夫人谈话的小罗克的注意。在这些妇女中间，她觉得她是唯一举止不傲慢的人。她过来坐在她旁边；然后，忍不住一种倾诉哀曲的需要：

——福赖代芮克·毛漏说话不坏，不是吗？

——你认识他吗？

——噢！很熟哪！我们是邻居，我顶小的时候他就陪我玩。

阿尔鲁夫人久久地看着她，意思是：“你不爱他，我想？”

——那么，你常常看见他了？

——噢！不！也就是他回家的时候。现在他有十个月没有回家了！可是他约好了不再失信的。

——我的孩子，不要太相信男人的约会。

——可是他没有骗我，我！

——还不跟别人一样！

路易丝打起寒颤：“难道，她，他偶然也答应她什么来的吗？”她的脸因为疑惧和憎恨空挛了。

阿尔鲁夫人差不多害怕了；她恨不得收回自己的话。接着，两个人全不言语。

福赖代芮克坐在对面一张折椅，她们打量他，一个是从眼角瞥过来，文文雅雅的，一个是张着嘴，满不在乎，看到后来，党布罗斯夫人不得不向他道：

——你转过去，好叫她看个够！

——谁？

——还有谁，罗克先生的女儿！

她拿这位外省姑娘的爱情取笑他。他不承认，用力在笑。

——谁能够相信！我倒要请教！那样丑的姑娘！

然而，虚荣满足，他感到一种巨大的快乐。他想起另一夜晚，他从这里出来，心中充满屈辱；他的呼吸宽适了；他觉得自己到了他真正的环境，差不多到了他的国度，好像这一切，连党布罗斯府邸在内，归他所有。妇女形成一个半圆听他谈论；为了炫耀起见，他说他赞成恢复离婚，简而易举，甚至双方分手，重新合好，听从双方意愿，不加限制。她们叫唤起来；有的呢喃耳语着；马兜铃掩住的墙脚的阴影里，发出碎小的语音。大家仿佛一群愉快的母鸡在唧哝；他发挥他的理论，带着意识到胜利

而产生的那种自信。一个听差端着一盘冰走进凉棚。先生们拢过去。他们谈着逮捕。

于是，福赖代芮克报复子爵，要他相信：他是正统派，政府也许要加以控诉。西伊驳他，说他自己就没有离开屋子；他的对方说是由于机运不好，举了许多例证；党布罗斯先生和德·格赖孟维勒先生觉得有趣。随后，他们称道福赖代芮克，同时，他没有把才能用在防卫治安，他们引为遗憾；他们的握手是亲热的；他今后可以信托他们。最后，大家要散了，子爵低低在赛西娜前面弯下腰：

——小姐，我非常荣幸地祝你晚安。

她涩涩地回道：

——晚安！

但是，她给马地龙送了一个微笑。

罗克老爹为了继续他和阿尔鲁的讨论，提议送他和他的夫人回去，因为他们同路的。路易丝和福赖代芮克在前面走。她抓住他的胳膊；等她离大家远了些：

——啊！总算完了！总算完了！这一夜我受够了罪！那些女人多可恶！神气多高傲！

他打算回护她们。

——再说，一年没有回来，你一进门就该同我说话才是！

福赖代芮克欣喜抓住她这点儿小岔，逃避她其他的质问：

——还没有一年。

——就算没有一年！反正我觉得时间长，就是了！可是，你那神气，当着这顿可憎的晚餐，人家还以为你嫌我丢脸！啊！我明白，我没有什么惹人喜欢的地方，不跟她们一样。

福赖代芮克道：

——你误会了。

——真的！你对我起誓，你不爱她们中间谁吗？

他发誓。

——你就爱我一个人吗？

——还用说！

听了这句保证，她快活起来。她简直愿意在街上迷路，一块儿散一夜步。

——我在那边好不痛苦！大家一说话就是防御物，防御物的！我看见你仰天倒下去，一身血！你母亲害风湿，躺在床上。她什么也不知道。我只有不开口为是！我忍不下去了！所以，我就带加德林来了。

她告诉他她怎么动身，一路情况，她怎么和父亲撒谎。

——他两天之内带我回去。明天晚晌你来，仿佛偶然的样子，利用机会向我求婚。

福赖代芮克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不想结婚。再说，他觉得罗克小姐是一个十分可笑的小东西。和党布罗斯夫人那样的女人一比，多大的区别！还有一个未来给他留着哪！他今天对于这个有了把握；所以，决定这种重要问题，现在不是由着性子乱搞的时候。他如今应当脚踏实地才对，——何况他重新见到阿尔鲁夫人。然而路易丝的坦白窘住了他。他回道：

——你曾经仔细考虑这种作法来吗？

——怎么！

又是气忿，又是意外，她嚷嚷起来。

他说，在目前，结婚是一种疯狂。

——难道你不要我了吗？

——你简直不明白我！

他叽里咕噜，乱七八糟，扯了一大片话，让她明白有重要的考虑妨碍他结婚，他事情多到无从结束，甚至他的财产也受影响（路易丝用一句话就干脆驳掉了），最后，政治的情况不宜结婚。所以，最合理的办法还是忍耐些时。不用说，事情还会好起来的，至少，他这样希望；临了，他寻不出理由了，他装做忽然想起两点钟以来他就应当到杜萨笛耶那边去。

随后，他向大家道别，钻进欧特维勒街，围着吉穆纳斯剧场绕了一匝，重新来到马路，奔上罗莎乃特的四层楼。

走到圣·带尼街的入口，阿尔鲁夫妇和罗克父女分了手。他们走回家，什么话也没有；他，瞎扯到没有法子再扯；她呐，感到十分疲沓；她甚至靠着他的肩膀。这一夜晚，他是唯一表露诚挚情绪的人。她觉得自己对他充满了宽容。然而，他有一点怨恨福赖代芮克。

——谈到那幅画像的时候，你看见他的脸没有？我不是告诉你她是她的情人来的吗？你那时候直不相信我！

——噢！是的，我错了！

阿尔鲁胜利了，心满意足，还要说下去。